

## 浩海

——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21. 省委常委会取得了认识上的统一

高大而生性倔强的范明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嘶哑着嗓音说:“马书记,我代表赵寿山老将军和三十八军全体官兵,向你和省委致敬。”说着,满头白发的范明,立正敬礼,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这更使马文瑞心情难以平静。为了此案,许多人含冤而死,范明将军被无辜关押了十多年,在牛棚里愁白了头。对于像“三条黑线”这样的大冤案,光发一纸平反的文件怎么能行?他觉得应当让全社会都知道才对。

当晚,马文瑞撰文写道:“‘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沆瀣一气,诬蔑陕西地下党是‘叛徒党’、‘第二国民党’,把不少在地下斗争中作过重要贡献的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土匪头子’,以致关进监牢,横加凌辱,整病、整死。这个大冤案,现在已经翻了过来……”他高兴的心情,充溢在字里行间。

陕西地下党,由于杜衡等领导人指导工作的失误,以致被捕后叛变的情况,就被污蔑为“假党”,株连了许多同志。马文瑞对此案很重视,经过深入调查,对陕西地下党,省委作了这样的评价:“陕西地下党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陕西地下党组织是革命的、富有战斗力的,广大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马文瑞的过问下,彻底平反了这一冤案。一次他在省委拨乱反正会议上讲:“一个党的组织,决不能因为个别领导人犯错误甚至叛变,就否定这个组织,否定全省的成员。如果这样,那我们党的历史将如何评价?就拿陕西地下党组织来讲,毫无疑问是好的。李先念同志1946年率中原解放军突围到商洛、去延安,都是陕西地下党的同志由商洛一站站护送到延安的。李先念同志一次见到我说:‘在陕西地下党的掩护下,我有一种身在解放区的安全感。’这怎么能说它是个坏组织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点宣传到全省人民中间。”

1979年1月31日,根据马文瑞的意见,《陕西日报》以《陕西地下党是好的》为题,用大量的陕西地下党组织的历史功绩有力地批驳了“文革”中对它的诬陷。

推倒了“三条黑线”,省内普遍关注的“七十三号问题”也得到了彻底公正的解决。七十三号即西安市建国路原省作家协会大院,从1967年3月到1975年4月,省革委会在这里办了一个“监护管理所”,实际上是个监狱,凡关进去的,都当敌我矛盾处理。这里先后关进去55人,其中西北局部长以上,省委书记、省人委副省长以上干部28人,省级副厅长以上、西安市委书记、市人委副市长以上干部24人,他们分别被关押了六七年以上。在马文瑞的亲自过问下,1979年5月13日,陕西省委印发了《关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称“这是一起重大冤案,省委决定,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在平反“三案”的过程中,马文瑞发现农村基层干部中有很多“四清”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如洛川县在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四清”运动中,处理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1800多人,占大队、队干部总数的50%以上;18个公社书记撤换了16个;补划了300多户地主、富农成份。从1957年以来20年中搞了11次大的政治运动,从县到生产队四级干部,一共整了一万多人。全省此类情况不少。对于这样量大面广的问题要不要涉及,中央没有明确精神,省委当时的意见也不够一致。马文瑞就此有自己的认识。他在一次常委会上讲:“我们共产党人永远都要本着‘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原则。有错必纠,这是我们的本分,而明知有错却视而不见,这就是错上加错了。”

他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省委常委会取得了认识上的统一。1979年1月16日,陕西省委发出通知,指出这些案件是在运动中大面积产生的,明显地违背了党的政策,群众和干部早就不满意,意见很大。通知要求各地应按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把“社教”以来错划的地主、富农成份纠正过来,把对干部的错误处分,一律改正过来。

## 14. 为兄弟们也为自己

想了想,汪铭还是放弃了换套衣服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有多懒惰,与其整天看着换下来的衣服无精打采地躺在那个印着牡丹花的脸盆中,不如将它套在身上,至少这还证明着他的坚持,至少这还证明着汪铭从来的模样,老爸,你说是也不是呢?

现在,汪铭想到了立刻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走近亭子间的五斗橱边,拉开橱门,又抽出最上面的一个抽屉,随后将抽屉中的一叠人民币取了出来。汪铭将这叠人民币放在那张方桌上,又将两个裤袋掏了个干干净净,裤袋中所有的票子、角子现在都摊放在这叠崭新的人民币边上。

五月的上海那格外晴朗的天色,让亭子间显得相当敞亮。桌上所有的票子、角子也因此显得格外的清爽,即使那些皱皱巴巴的纸币也是如此。

汪铭耐心地整理着桌上的钱币,他将揉皱成一团的纸币一一抚平,又很用心地将其一张张地叠了起来,一些纸币似乎还散发着昨日倏妹火锅中的酸菜鱼气息。做完这些后,汪铭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经过这番整理和清点,他知道自己现在究竟还有多少钱:620块8角。

每月15日,老爸照例会将1300块人民币交到汪铭手中,让年过20的汪铭啃老不止。通常,是汪铭回到天河里老家拿取,也会两人说好一个地方,老爸开着他的普桑进行途中交接。对这1300块,老爸有他严格的安排:500块让汪铭付每月房租;20元是每月的水电费;以每天20块计算,600块是汪铭的每月伙食费;剩下最后的180块,便是汪铭交友、购物乃至喝上一杯闷酒的一揽子费用。180块啊,就只有180块,再多一块也没有了,什么叫作大上海的穷二代?什么叫作没有腔调的上海小囡,我便是了。汪铭常常不怀温怒之意地想。

现在还剩下620块,这个月就明显有问题了,而且是山穷水尽般的大问题了。那是因为立刻便要手中的500块交给陈家阿婆,再由苏州老太转交房子主人温格里,这500块已经很不好意思地拖欠了三天,是再也不能拖了。

去掉这500块,剩下的便只有120块。

今天还只是5月5日,距离老爸将又一个1300块交到他手中至少还要等待整十天,那么,这就意味着,他每天只能用12块,一分一厘也不能多,这便跟一个度日如年的叫花子基本没什么区别。

叫花子也就叫花子,有过不少日子,汪铭要来得更为窘迫,甚至更为绝望,这些都难不倒他,更吓不倒他,问题在于今天头个约会还非用钱不可,这是他对老爸20多年养育之恩的一次回报。

汪铭想到抽屉中还有一笔钱,那是靠人生的屈辱换来的1600块人民币,但这笔钱说什么也是不能动的,是预备着为黄因因所用的。向老爸提前开口也是万万不可能的,已经背负啃老族这个恶名,已经享受着老爸的恩重如山,再向老爸开口索取,那便真的成了黄因因口中的“猪”了。

这样,汪铭便想到了老猿,他打定主意向老猿开口借钱,100块,至多150块吧,要控制,也必须控制,否则前债不清、后债又来,他将始终陷于苦苦挣扎的境地呢。

明亮的天光中,汪铭打开了自己的山寨手机,随着一阵悦耳的音乐声,他看见有条短信跳出,时间是昨天凌晨1点32分,只见上面这么写着:那就改到5日下午两点吧。你等在南京西路的恒隆广场门口,我来接你。小阿姐

汪铭草草一扫,嘴角泛起一丝微笑,其实是嘲笑,与小阿姐相约的前因后果一言难尽,随即便将短信删掉了。接着,汪铭给老猿发了这么条短信:兄弟,我有急事,要用钱,先借我150块。今天中午12点,无论如何要将钱送到南京西路、茂名路口的一茶一坐门口,我在楼上谈事情,需要这笔钱。15日一定还你。汪铭

汪铭还刚刚将亭子间门关上,双脚跨下那吱吱嘎嘎胡乱作响的木楼梯时,便听到山寨手机的一阵音乐,有短信过来。黑黢黢的楼梯间,手机屏幕便显得格外明亮,上面有老猿的回复:头人,我明白了。杀头我也会赶到。不要说还不还的,这样说,我们就不是兄弟了。老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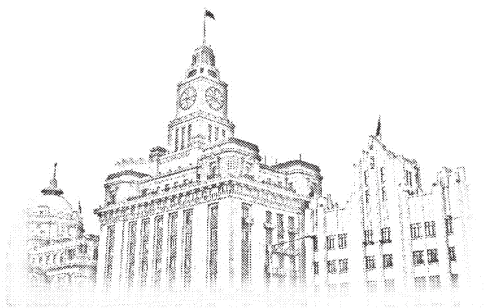
看到“兄弟”两个字,有一股很温柔的感情包裹住了汪铭的心,一步步走下木楼梯时,他感觉到了骄傲,为兄弟们,也为自己。

## 亲爱的,飞

王唯铭



## 最懂上海



新民晚报,日发行量103万份,家庭订阅80万份,占上海报纸发行总量50%

新民晚报



第一大报 上海符号